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十一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薛灤州讓

字有年宋知衡州明龜十一世孫也少資性過人
好問學舉於鄉授涿州知州涿俗素强悍無歲大
祲盜賊多公至發廩粟賑飢親問民所疾苦力為
療之盜賊漸息民得復蘇三年用薦改知灤州灤

當孔道徵發旁午公輸供得宜不煩而事集州歲苦河決築長堤以捍之遂為永利以請老歸里所載橐中裝不入私室置產與昆弟共之散其餘貲于鄉族身力為善日以白簡記其所行事博學能文詩崇唐人書法學鍾王

劉方伯李僉憲李司空陳鹹使姚郡博同過郊居
騷壇總俊豪乘興訪同袍霜重馬蹄滑日來山影高野
青蕪染路江白雪鋪濤雞黍應堪共寧辭命駕勞

荅楊質夫秋官見寄

歸老家人舊窮居地亦偏愁多需酒散病久枕書眠兩
鬢霜中鏡孤舟江上天耆英如可會洛社在何年

晚過揚子江

舟移京口暮潮生楓葉蘆花動客情千嶂雨收羣鳥下
一江風縱片帆輕中流樹隱金山寺隔岸雲連鐵甕城
東望鄉園倍惆悵誰家砧杵亂秋聲

丁酉秋日懷歸

郡事相羈復幾春苦為鄉夢夜來頻陶潛晚節閒門柳
張翰秋風故國尊洛社交游難待客漁陽景物易悲人
蕭條歸計看書劍何日江皋一問津

游洞山寺

傍山斜徑路難前俯瞰長流一線泉茆屋無隣雲往復
石巖有洞草盤旋行春官騎臨花外唱晚漁舟到水邊
方丈蓬萊何必問人間信自有神仙

洪稼翁先生貫

字唯卿父處士性宿擅文章有重名先生少從父受易舉于鄉除教鄧州益肆力為古文詞詩法盛唐騷賦有楚漢人風格常自著易說以教諸生檄主江閩省試多得名士如汪俊輩遷知從化縣復改政和政和有紫陽西山遺跡先生為發揮以經學風勵一時俱彬彬起然仕竟不進得下考歸因擬杜陵秋興八首以見志傳至京師李文正公大加賞嘆為別作春興八首蓋遙和之也晚歲結廬

東臯自號稼翁日歌歛其中每一詩成好事者輒競傳吳會間得先生文為誌墓叙牒一時增重海寧新城江陰靖江四縣志俱出其手年至九十尚不忘摛翰單章尺牘流布江左有周易解疑卧游清歛錄太白山人稿五十餘卷

宮詞

花萼遙連務本樓五王文采盡風流不知凝碧池頭宴落盡宮槐一樹秋

雙飛金鳳綠雲翹舞袖三千盡絳綃一自鑾輿西幸後

白頭如夢說前朝

露滴梧桐月滿樓天心大火已西流君門且莫愁紈扇

更有琵琶馬上愁

風雨歸舟圖

長江一夜西風作颶母翻騰勢何惡船頭白浪大如山
船尾驚濤小千屋艤艤巨艦渾欲傾長年三老神魂驚
瞿塘灔澦不可道揚瀾左蠡今身經黑雲厔山樹欲折

百尺斜牽釘樁櫓破笠風飄去似萍亂蓑不掩鶴衣缺
去船得意笑嬉嬉七尺蒲帆如鳥飛來船逆浪不可住
打頭風急真難為風顛不息雨加驟蓬底歸心如馬走
今古興亡利與名苦雨西風吊衰柳昨日東風今日西
世情翻覆亦如斯若使東風鎮長好人生那有失時悲

春畔

春膏流土脈桑扈正鳴時谷口雲千頃村邊雨一犁帶
經聊爾爾荷鑊自熙熙禾黍真天祿何煩帝聘為

樵

息肩雲谷裏世事久忘機石枕梅花夢山風槲葉衣行
歌驚野鹿歸擔荷斜暉欲問吳門路于今世已非

送白齋張廷評還南省

早從研席接輝光晚讓青雲道路長故里衣冠重對酒
異鄉燈火昔聯床官居執法星辰近詩變元和骨性強
老我雙眸還似舊時看天路有翱翔

京中九日寄親舊

百年京國盛豪華四海無塵靖鼓笳黃菊紅萸三市酒
錦箏銀甲五侯家登山眺處常悲古作吏貧來且閉衙
良會重期殘臘後碧天明月看梅花

秋興 錄一

劍閣西連鳥道斜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
賣卜人歸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邊騎泣寒笳
秋來懷抱偏難遣城上芙蓉又著花

布政李公麟

字仁仲自為童子時作古文詞輒奇偉長益嗜學
尚論古作者無擅風騷舉進士高第授水曹與從
弟堂同在郎署相倡和時稱為二李稍遷兵部郎
中出為江西參議奏治行最高入賀至京時逆瑾
當軸賂遺成市外吏率斂民財入獻或勸公貸貲
賂瑾當得美除且取償于民可也公正色謝曰進
退有命吾不能贖貨獮榮且取諸細民何為也特
瑾所遣旗校四布得公語以聞瑾大怒罰公米八

百石瑾敗乃釋寧藩恃勢凌倨自鎮巡以下俱折
節公獨不為屈稍遷四川叅政有劉太監者奉詔
迎佛還自滇中勢張甚所至科斂無算公禁無餽
貽省費巨萬遷貴州布政使請老歸里杜門掩迹
以著作自怡士大夫上謁者與抗論今古品目一
時人物畧無所私鄉論盡宗之時有所感遇逸興
駿發輒一寄之于詩人謂其風格比諸董山無慚
伯仲有心齋集行世

柳枝詞

淡烟籠日影婆娑露葉曾經步輦過只尺宮牆看不見
年年長是別離多

簾捲青青水殿涼曉妝隨手鬪眉長含顰待與君王折
一月看花到上陽

擬古

遠客遺素書三復襟顏開上言長相思永矢金石懷許
身比稷契不謂行當垂南飛烏繞樹明月照我栖別君

久離索踪跡同雲泥感茲雙鯉贈等瑟何時諧名世會
有合營營道終迷勞歌停雲篇白日聲西迴

客授晉陵漫興

游子羈上鷹低頭待人食何如山梁雉飲啄隨所適棄
捐勿復道負此乘興翩龍蜀有文禽唯恐鴟鴞得況聞
終南山孤兔正狼藉惜哉不得往彷徨竟日夕

庭前一琪樹閱歷成潦倒南枝氣已鮮北枝尚枯槁承
暉有向背發榮自遲早青陽本無私豈足蒙懷抱雨露

感相培歲寒以為保

訪倪應奎徵君不遇

老去詩壇衆所尊百年高興許誰論孤城坐聽寒吹角
匹馬行吟夜到門索笑梅花雙白眼忘情鷗鳥自黃昏
不堪回首山陰雪上下天光遠近村

湖南書屋為太宰李公作

別業湖南門反關功成早已挂冠還五株綠柳遷黃鳥
十里青山放白鶻長劍倚天人境寂絕絃流水夜窓閒

傳家唯有圖書在燈火西齋手自刪

春日京師旅懷

滿地梨花細雨天
心旌搖曳落風前
十年塵土真成夢
一夜霜華欲上顛
燕子尋泥營舊壘
燧人鑽火起新烟
白雲故繞江南路
遮莫東籬種秫田

御史董公鑰

字啓之以進士授上海令有聲名為監察御史在臺
數上封事論救副使楊茂元為時所重出按雲

南鎮監孫景與參將盧和交構累按鞫莫敢決公
承旨一訊輒得其情並論死巨豪震懾劉瑾竊政
除不附已者乃矯詔逮公勒致仕瑾誅復徵竟以
疾不起

春霜吟

夜氣升春空為霜不為露幽蘭植庭隅桃李置當戶戶
暖霜不入散作庭中素巧笑衆所惑蛾眉易生妬桃李
恃芳顏幽蘭抱貞固托根苟得所奚用傷遲暮白日中

天行霜消復誰顧

疑塚

驅馬鄴城北遙見古疑塚
累累七十二出地若丘
涌草荒翁仲滅穴崩鼠狸竊築
此竟何為令人發哀恐美人
悲西陵芳心雜怨寵游魂化行雲
日暮迷真壘銅雀安在哉瓦落漳水湧

汴州元夕歌

繁星下天為火城游人岱岱如蟻行城頭雲破月半吐

光向高樓照歌舞歌舞入雲雲不凍佳氣暖烟結春夢
戚畹香車油壁明王孫寶馬連錢動千尺游繩束九達
紙球化作紅鴛飛紅鴛拂面金鉢落深閨兒女啼春歸
銀河欲沒巨風起萬戶千門涼色裏絃管已銷信陵宅
月明猶照侯羸里

懶雲篇為賈節判賦

阿香抗輪輪欲折老龍噴雨涎帶血滄江有雲卧不動
瑟瑟蘆花亂驚夢江風吹起鷗共飛片片挂作松樹衣

山昏穿入樵叟洞沙晴鋪上漁人磯
蝴蝶吸泉妖蜃啼阿香老龍次第歸
世間水暝幾如意獨有此雲無是非

出汴城

斷雲橫鐵塔殘雨落金池春淺沙猶凍
年更鳥未知牛羊登翠嶽城郭枕荒陂
古蹟漂零盡蕭蕭動所思

蓮池阻風

黃河夜半馮夷舞未曉爭傳白浪雄
水國春殘空望雨沙田麥細可禁風
緣堤偶坐津樓上攜榼誰來野寺中

極目平原渺何際驚塵飛霧晚濛濛

內丘道中

晴原草樹弄春暉候吏重迎侯駕歸西望隔年無雁到
北行三月未花飛磧田風起沙塵滿山縣烟消井竈稀
車馬紛紛徧芳陌幾人曾不愧輕肥

禮部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先生字誠甫中進士官兵部曹時王文成公方論
學先生在其門稱高弟宸濠初反先生上江防三

策為大司馬喬公所重復上諫南巡疏武宗幸南都百官服罩甲衣以朝先生約言官共奏不宜服袞不果即移疾歸尋起刑部會張桂諸臣方議大禮舉朝譁之先生持論獨與合至署丞何淵請睿宗入太廟即具疏力言不可出守吉安下車首建白鷺洲書院以學道教諸生宸濠遺孽朱祥阻隘獻衆白日乘肩輿橫行城市中吏不敢問先生潛發兵布賊舍左右候除夜牒郡從事他出猝至其

所賊方聚飲酣伏發立縛祥父子及其黨無一人
得脫盡斬之人謂先生計畧足方文成也巨寇既
平次治奸吏次決健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
次修義倉行備荒法俱有條繙稍遷福建鹽運使
召修明倫大典晉光祿卿輯光祿須知為疏以進
畧曰帝王謹德于供御飲食至為切近防奢止欲
養德養身不可不慎唯宗廟薦食所在必虔乞定
制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饍有常味賓賜有常格

多寡有常數使貪饑無所干利上納之著為令遷
兵部侍郎編修楊名以論權貴下獄詔窮治主者
時在議禮大獄後黨議漸生先生疏言楊名罪不
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楊名而必求主使之人延及
善類將盡於一網其闢國家元氣不小乞得寬名
罪無窮其事上為震威然坐是竟出為福建叅政
召補禮部侍郎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先生
力爭之廣寧兵變復疏請擒治渠魁以昭國體論

者謹之未幾卒先生為人溫恭廉靜然風節最著未嘗為貴勢所诎至其應變成務沈幾默運每確有定力時以為傳文武之學而能見諸用當以先生舉

首焉

呂梁二首

天地有此難河流此扼會峽束嘶蛟鼉萬石轟崩潰奔衝勢益雄流沫成車蓋河流無時休怒嘶何時收旁觀未嘆氣丈夫掉臂游

我來屬水縮洪濤益澎湃叱咤嗔風雷喑嗚助兵憲平
生好奇心顏魄頗驚悸俄頃出其間安流歸下瀨水靜
意亦閒寂寞收震籟獨坐自頌思沈吟發長喟向來喜
懼情逐物俱吾害

駕出郊省牲

帝德一無雜純毛亦尚牲妖魑逃鬼護氛氣闢天晴萬
馬通宵出千官夾道迎追陪惟勉勉臨照自明明

延平別誠齋盛中丞

每懷清節自當年此日相依不偶然宿霧盡時千嶂月
萬山深處一溪船幽蘭香芷迎歸旆白鷺芳洲媚遠天
獨立江南望江北不堪吳楚暮雲連

王蘗谷中丞以詩憫余南遷守凍時王亦緣事
南遷次韻奉答

茅屋行歸葺短垣滄江無慕大鯨翻誰甘清世同魚服
自愧微班隔獸樽鼓枻已知違帝里緘書應許到家門
幾年來往風波險畏見黃河濁水奔

甬上歌二首

不知何地是瀛洲
日月湖光淨不流
秋到萬家黃葉亂
玉簫人倚月明樓

越王宮館上青天
棟宇參差宿斷煙
水漫湖西洲島沒
踏歌人聽打魚船

知府華石窗先生愛

字仁卿少慕四明山
更號石窗自童子時輒嗜學
以儒士舉于鄉中進士授官刑曹善決獄取平歷

遷郎中改兵部出守桂林桂林俗獷民喜訟擊獄
多久不決先生至日為論報決遣月中獄一空田
州岑氏作亂發兵郡中苦轉輸民負租積百萬先
生盡心區畫與民相緩急報課得最入覲命復原
郡先生意不欲更赴官強之行數遷延不上竟坐
劾即解組歸性篤孝友與人交溫恭有蘊藉意味
蕭然常置勢分于度外人望之癯然一布衣也既
歸田日以著述為事歲不一入城市有所請謁每

杖策所之見雲蒸霞起草木向榮輒欣然自喜間
與二三故人游于日嶺雪竇之間攀蘿拊石吟嘯
相酬自謂得騷人逐客之樂無與同者為詩學杜
工部王右丞二家幾入其室書法尤重一時每下
筆斐亹得者寶之竟以感微疾不藥而死年甫四
十三名士大夫聞之俱哭失聲所著石窗集墨妙
傳世甚多

寄題信州南巖

我聞南巖勝憑高紓曲磴山深不見人松廳滿清聰洞

壑泉烟霞幽花遠蹊逕古寺雲中開冷然發孤磬層臺

俯石澗坐使心神瑩游子疲道遙攬衣起遐興山水江

南奇碣石此猶刺上有仙子居因憶瑤華贈

下灘

江路厭灘流潺飛雪花白我來戒疾行水中紛亂石或
俯若蹲鷁或峭如列戟或攢若蓮開或散如葉浙波流

迷淺深衝激互淜滂歷亂愁無因放舟乘竇隙迴幹捷

欽定四庫全書

商上者舊詩

十六

有神長年豈用力幸無獲溺憂終然奪人魄我本湖海
儔十年踏鯨脊縱浪悅鳬鷗扶危仗忠赤一尊強自斟
庶慰風雨夕

葦航卷亭名

駐馬試幽尋烟霞接亭隧細竹浮疎陰空泉滴秋沁結

構借城埤孤撐偶因地編葦一任真聊作湖海寄虛訝

郢州船中可植荷芟松壑翻秋濤褰裳染濕翠涼月委

金波開窗漾晴媚蘊真失所遭滄浪動遐思千古激遺

音芳筵裏清吹心賞知幾人一飲復霑醉山簡數過從

荊州足高誼

舟中望廬山

望望廬山高矗上青雲杪下熙彭蠡波蒼龍出溟沼羣
峯勢若趨九水故縈繞嵐光隱約間雲霞分窈窕南北
望不殊青蒼邈未了昔有藏修人千秋儼師表我行不
及登仰止空懷抱孤舟莽風烟逝目飛雙鳥

與泉卷為徐德安題

欽定四庫全書

商上者舊詩

十七

絕壑駛驚濤窮探不可及遺跡嗟茫茫天根任敷翕垂
空鳥度愁落澗雲飛濕觸石乃作聲靜定固所執長趨
渺江海百折期歸集清比在山同潤及羣生識澹交既
以神道器本相入千古濯纓心寰裳試新汲

長相思

長相思路阻艱美人一去何時還移燈夕聽窗前雨卷
幔朝看湖上山蘭房秋靜金刀歇懶把紝繒為君裂縫
紉未得上君身絲欲斷時心已絕蓮塘碧水翻鴛鴦花

開並蒂芙蓉香香風如挹美人面露冷泥深空自傷

宿南渡

出郭離塵事相將仙子槎晴帆南渡港晚飯野人家風至鳴谿篠潮迴吐岸沙好山看漸近應共爾餐霞

隱潭

峭壁欹誰鑿硯研小有天下探翻仄石仰睇落飛泉坐久衣裳冷闌虛雲日偏詩成不敢吐生恐觸龍眠

日嶺

碑硯中天出孤虛兀拄撐石魚綠鱗入雲幔拂崖生歸
鶴岩扉暝先雞海曙明仙靈頻倚望佩濕露華輕

值雨

黑雲將雨至晚去宿誰家遠溜奔崖白驚飈逗竹斜
主人初具搗穧子旋烹茶自愛身霑濕猶看帶紫霞

東溪卷

乾坤佳致本依然寫出江南一輞川天與水光相上下
鳥隨山勢共周旋四時風景長如此百折清流却似前

有客乘舟學高隱幾迴酣墨落風烟

送棟塘李先生遊杭東歸

百丈烟霞作伴行更于湖海乞芳盟暖風猶許千人醉
梅雨曾無半日晴攜鶴上船詩欲就載琴歸路夢還清
山靈有意重招引水月梅花幾度生

憂旱

六月江南絕雨痕轆轤聲斷此溪村却緣病渴頻回首
只合憂時早閉門百里風塵空白晝千家雞犬共黃昏

無勞史氏書民隱郡邑今朝有杜君

碑河夜遲洛原舟不至

本同行坐向江天驕越孤舟却汝憐如此月明那可住
更兼風正不須牽室家翻說為行累書劍應知與客便
今夜一尊期共醉滄洲城郭莽寒烟

初入桂林憩觀音閣

梵王樓閣俯江隈門外諸峯罨畫開滿徑烟霞僧獨往
隔溪風雨我初來香消石鼎寒光逗茶熟山房午夢回

暫弭旌麾聊問俗可堪搖落望鄉臺

全州道中

郊坰柳外問長亭吹面東風減宿醒離雉平原芳草沒
浴鳧新水暮烟生欲嫌俗客山花笑又見村童竹馬迎
茅屋幾家春正暖即從南畝看深耕

春日書懷簡張東沙

碧溪新水遠柴荆遠餉聊為隴上耕地僻不聞時默陟
身閒兼廢日將迎烟籠曉徑蘿蕪合雨過春山麋鹿行

花落只防漁父見桃源本是不知名

雪竇寺

路入崇山草樹薰半空佳氣碧氤氳陰崖尚積千山雪
絕坂猶耕百畝雲鳥度深林啼落日僧歸幽澗煮香芹
恐驚猿雀悲來晚幸喜烟霞得共分

武城道中

武城縣前沙渚平草衰霜落蟋蟀鳴片帆欲下江南路
卧聽風聲雜水聲

題畫

臥隱松林懶出山洞門長鎖白雲閒杖藜曉起山前
望秋在翠微黃葉間

花柳晴光處處春天涯芳草轉愁人畫船載酒歸何
晚家在江南湖水濱

都督萬鹿園公表

公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先世定遠人以開國勳
一世為寧波衛指揮僉事因家於鄞性篤孝友稟絕

異讀書目數行下體中文弱被服固儒者而其氣
自蓋一世年十七襲職即屏居西臯外每晝出騎
射夜歸則燒燭讀書慕諸葛武侯為人志在經營
天下中武舉第一會試對策論任將曰將係于相
天下未嘗無將特患無相耳主者欲置第一以所
言多忤時改十八擢都指揮督浙運所立法盡為
轉漕畫一至淮值歲大飢千里無炊烟公慨然曰
民呼嚙垂盡豈能待請吾何惜此一身易萬姓之

命即發所督運米賑之已竟得免以浙江司閩稍遷漕運叅將再起為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前後歷漕于河漕利害洞若披掌初二洪水涸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又有議欲由渦河鑿陽武以通衛河為便者公復力言其不可他如論海運論輕齋議本折通融議召開荒田及奏處異常水害漂流糧米諸奏議前後凡數千萬言俱係國本至論詳在會典及經濟文錄中已由南京都督僉書

請病歸常居武林寄跡西溪山水間適倭亂起東南日騷然公念國家承平久士不識戰平生喜從方外游惟少林釋徒最善格鬪精悍可備緩急用因盡與相結納至是賊猝犯赭山當事倉皇無可禦俱問策於公公乃精選所識僧得二百人使少林釋孤舟統以出薄賊營縱火前擊之賊敗走復乘勝破之省下解嚴由是公所部名著遠近賊犯太倉操江蔡公遣使從公乞師浙中當事方恃為

長城不肯發公別募月空等十八僧往且屬蔡公
使以公書聘少林釋天員為將當可破賊時天員
方登曲座說經及得公手牘為罷講先報書曰此
非山僧事但須為知已一出遂集所教僧八十餘
人蛇山十人併月空為一軍各精治兵械下山與
賊遇于翁家港諸僧俱歸袈裟持杖口含漱藍及
見賊各誦佛號伏地即盡卸其衣以藍塗面及四
體奮起前擊賊初賊遙望諸僧狀貌衣爛爛已大

疑之及自地上躍起俱羸鬼前搏大驚以為有神而僧結陳使兵器相間先用長矛衝前隨夾以弩矢下持鈎槍掣其足仆則以杖掊之刀割其首賊遂大敗餘走嘉興之白沙灘追及盡殺之自倭深入我兵望風未嘗敢與鬪至是始知賊可殺士氣為一奮俱用公所結客也然倭數為患由姦人王直導之公策其麤莽可用間得直除之則倭自去而里中有蔣洲其人辯士多計畧且能得直要領

可使因日興當事謀遣直俱逡巡未果其後胡少
保竟用公言使洲誘直至斬以徇東南遂晏然一
時奇功亦出公所畫策也朝論共推公復起都督
僉書南京中府道經蘇州猝遇賊楊涇橋所從惟
帳下健兒孤軍與力戰得出身中流矢義兒一人
戰歿至南都下血數斗即具陳固守京畿之策上
大司馬以書報家人曰家世死戰惟吾持文墨議
論未嘗身將今晚年增一箭瘢可不恨矣竟以病

刷請歸再推浙直海防總兵不起公留心天下大計凡有建畫俱垂為定制其論邊事益詳嘗謂古今二大患內河外邊公籌之歷歷皆如目中聞家國有急輒思以身赴之為死傳一時事即為精思其後而卒未竟所用所著書凡十餘種文章敷陳條暢為詩有孟韋風味一時王汝中唐應德羅達夫三先生以理學名于世公議論與相上下分晰秋芒各相俳發先輩謂古名將以文學飾勲名亦

間有之然未有研精道學與儒林宿老相顏行則屈指古今不易見也卒年五十有九是夕大星震于庭公歿後人時見公採藥名山中至前歲有客入閩山漸造深巖遇一叟風貌非常留客與語三日夜客發其几上書俱署鹿園居士作客親與余言之

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上有三文相者以為劉青田一流初先忠毅公最擅風儀疎眉目體長玉

立里中有故老望見曰李司馬真天人也自吾所識先輩風貌總戎萬公而後此復一人矣其足追慕如此萬氏以開國勲有四忠三節一義至公更由對策起家再綰將印子孫相繼為大將至曾孫泰乃以治易舉于鄉為名孝廉二十餘年天下和雍盡歸品目即江南所稱履安先生者也先生有子八人俱傳其學長孫言更擅文章蓋勲門之盛于斯極矣

江南曲

客從潮陽來夜泊秦淮口鄉語人不知兒童聞拍手
錢塘八月時潮來高百尺三五弄潮兒戲舟若梭織
絡緝夜夜吟吟時驚妾心征衣猶未寄只恐曉寒侵
君比天邊月妾比江中水願月上鍾山照江清徹底

除夕宴隣宅

弱冠辭鄉早并州久滯身乍歸翻作客欲別更相親臘
向宵分盡春隨曉霽新寒暄君莫問千里尚為隣

初夏自姑蘇返櫂過嘉禾宿萬壽山作

游興隨緣變歸帆信晚風樹陰沈水碧霞彩散波紅落日城初背前村寺忽逢吾心忘厭悅莫訝屢西東

重宴楊水部容閒閣

涼暄雖異序烟月共斯樓又覺一年謝空憐兩度游行雲仍駐曲密柳更移舟留客何須醉忘情但狎鷗

元夕後宿應舉山莊

幾宵燈下醉暫向龍頭醒隔歲梅猶白經春竹更青就

雲移石榻迎日啓山局入郭非吾好塵勞鬢易星

宿應舉山樓

窈窕蒼霞裏登樓愛隱居水聲孤枕近山色四窗虛林
靜朝看鹿心閒夜對書獨將耽寂意覺與世情疎

病中西溪山中漫述

豈如陶令荒三徑幾見雲封滿薜蘿抱病却嫌辭祿晚
入山猶厭識僧多蟬聲兩樹經年謝心緒千端奈老何
安得盡排人世事白雲流水和樵歌

燕子磯作

燕子磯前風滿臺倦飛高鳥識歸來波漂雲影江心渡
帆帶山光寺外迴病足倩扶將弱息衰顏難駐付金罍
鄉闕日暮猶堪指北極恩深首重回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吳興山中遇雨作

夜宿玉潭逢客醉晚經川嶺共僧行深村未雨四山暝
樵徑無人一鳥鳴節近元宵思故里心隨流水急歸程
亦知聞道希形役沾濕那堪又暮征

清道觀感懷

綠樹陰陰石磴遙碧岑丹宇倚青霄廿年不到歸何晚
一月初晴雨復飄薜荔雲深窺洞府竹松風度訝仙韶
客懷幽勝偏多感不盡江聲伴寂寥

副使陸公鉞

公字舉之甫能言母楊太淑人命以字百試不爽
稍長神智銳發讀書數行下中進士廷試一甲授
翰林編修益盡覽中秘書意馳騁古今館中宿老

俱下之少勵名節自許古人不肯躊躇從俗時議
禮諸臣驟貴俱傾心于公欲引為重公漠然卒不
應其人以為少已深銜之會大禮告成議禮者已
當軸遂出公為湖廣按察僉事治江防其官新設
凡簿書文牒盡屬草創公定制俱足為後法外臺
諸君相顧曰陸君自史館來其治才即老吏莫及
也稍遷江西叅議治糧儲其于轉輸能酌諸郡贏
縮驗物產之登耗與時損益之人以為便再遷山

東督學副使敦尚風俗易郡中所奉神祠崇祀先
賢諸生有文而行篤者引之若肺腑士習為變山
東舊無通志公慨然曰聖賢百世之師也泰山五
嶽之宗也六經斯文之祖也此一方文献而天下
古今之事備焉志奚可廢也遂彙古採今補遺正
陋窮日夜力不懈踰年書成而公病矣遂上書乞
骸骨不報卒于官公性溫厚口未嘗言人短而正
氣不撓卒與時忤位終于外臺天下惜之長兄都

御史鈞號石樓次兄布政使銓號石溪公號少石時稱陸氏三石並擅文章所著少石子集十三卷公之前崑山陸鉞字鼎儀中天順癸未進士一甲第二公姓名適同中正德庚辰進士一甲第二鼎儀自史館出為太常被疾乞歸公亦自史館出為外臺被疾乞歸兩公並有文名年位未稱俱適相合斯亦一奇也

建昌道中

赤阪揚塵霾朱飈轉炎熾下有修竹林清泉蔭涼翠行
子苦鬱蒸居者自幽憇豈為躁靜分亦緣身世異東門
瓜已疎南山豆堪藝回車理故岑願言遂高致

愛峯篇

愛山愛孤峯峯高不可即誅茅卧其旁憑軒看空碧裊
裊金芙蓉海霞蕩日夕下有蛟龍盤波濤起淵宅我思
天柱遙漢江渺竒蹟亦有匡廬幽誰能奮羽翮對此聊
自怡冥搜但只尺浮雲倏蔽虧白日慘無色蔽虧良有

時我情自不易請看石上蘿綢繆永為適

妙高臺

石徑入迂迴高臺出林杪遠岫迎歸雲層巒礙飛鳥崖
崩樹交撐壇寂花誰掃凌風一振衣清曠絕塵抱仰接
烟霞重俯視樓觀小安得鞭蒼虬翛然下蓬島

魚臺歌

魚臺縣前秋水高洪濤拍天風怒號野外平原變江海
城中萬戶生蓬蒿崖崩岸坼疾如雨安得回潮射強弩

黃河噴沫赤虬驕白晝閃日蒼龍舞可憐樹杪樓人家
忍飢父老相悲嗟漂零已分羹魚鼈征科況復愁雞蛇
府帖朝來促堤築築聲悽斷林猿哭千夫蟻聚空苦辛
一夜鯨翻盡傾覆我來泊舟魚臺旁柁楫顛危魂魄傷
然燈嘆息坐中夜觸目流離增感傷豐衣美食千萬廈
天寒誰庇蒼茫野重闊日遠不得知歌罷秋風淚盈把

申將軍歌

申將軍氣橫八極吞滄溟金吾喪葉名帝京慷慨獨存

燕趙種縱橫少學孫吳兵憶從射策明光殿腰縣斗金
誰不羨東海牙旗建柳營北關鐵騎驅沙甸虎符再握
來瀟湘樓船蔽日魚鳥張畫角寒吹漢口月寶刀夜閃
荆門霜將軍才畧兼文武紫髯白羽揮尊俎秋雨蕭鈴
靜虎貔春風緩帶歌鸚鵡檄書昨夜到轄門禁中頗牧
須召君漢騎材官本驍勇唐家神策號親軍君家甲第
長安道十二龍樓春色早豹尾香隨玉輦塵貂裘翠染
金坡草邇來西北愁備邊登壇誰為勒燕然紈袴衣冠

盡騎脆櫂渝歌舞空妖妍丈夫志氣要魂磊射鵬飲馬
思青海巨平終見玉闕開薦勲先奏金門凱楚江落日
風怒號羨君行色壯秋濤狂歌擊劍為起舞回首麟閣
橫中宵

哀朱生詞

塾南祠堂鴛瓦碧塾南父老相嘆息嘆息朱郎誰復如
二十書生已廟食憶昨前村喧鼓鼙天昏日落豺狼馳
蒼茫野哭走兒女黯淡殺氣衝潢池朱郎此時挺身出

憑陵大叫探虎窟
酈生掉舌機已危
果卿罵賊死不屈
古來壯士思解紛
朱郎救焚翻自焚
寶劍精光忽夜蝕
乾坤誰與清妖氛
湘水村童擊鼉鼓
共采幽蘭薦芳醑
英魂時駕黃雀來
祠下松杉泣風雨

酒亭歌贈盧子

徐山蒼蒼入烟霧
泗水滔滔日東注
芒碭龍氣收紫雲
雲去還留泗亭樹
泗亭虛迹埋草萊
土花秋碧歌風臺
當年亭長提三尺
疾呼百萬驅雲雷
西走強秦南辱楚
一

日韓彭盡醢俎壯士何能守四方況復儒生棄如土山
中老嫗猶夜啼沛上小兒歡擊鞞赤帝炎光倏如電西
風木葉同悲悽使君懷古意慨慷駐馬尋碑泗亭上英
雄塵土堪歎嗟登臺一眺散決莽

錢塘懷古

黃屋南遷日蒼山結鳳樓可憐江海地曾是帝王州草
樹沈宮怨笙歌喚客愁寒潮自來往難雪古今愁

山寺

桂楫聊停渚芒鞶上碧空谷深平見寺村午靜聞鐘篆
跡殘碑鮮林香滿澗松王程不可住僧話未從容

遣興

遠水泛孤槎天寒戀物華片雲殘照雨衰菊半籬花野
靜聞玄鶴江清麗碧沙飄然湖海興鳬鴈汝為家

旅夜紀懷

旅館寒宵坐春愁日自昏角聲三鼓月野哭數家村養
拙韁龍劍含悽愧鹿門時艱諸老在好為定乾坤

湖口

湖口荒村渡人家落照邊遠看彭澤樹羞上洞庭船草色迷芳甸江聲起宿烟此身隨物役空羨白鷗眠

立春登臺

澤國春生早陽臺豈故丘攜壺聊引望秉燭幾同游山色晴催柳江聲緩泛鷗漢宮傳彩勝無復殿東頭

劉侍御謁陵還

千嶂回臺殿諸陵紫翠間金銀浮玉氣鼓角到重關驄

馬溪雲度龍鬚夜月攀蔓蔓宮草白愁絕侍臣顏

獄與七兄同床

棘墻鎖館暗青梧跔躅連床氣未蘇海內冠裳今並寄
天涯手足自相扶枕邊風雨情交切夢裏池塘興不孤
天外數聲鴻雁侶祇緣羅畢散江湖

楚藩燈譙

鳳館歌鐘春宴開虹城千炬遙星墜遙分漢苑青榆火
長照梁王白雪杯七寶香塵花外結雙蛾舞袖月中迴

清光却憶金蓮送午夜何妨銀箭催

芳洲草堂

濠水寂寥千古興輞川今復見高情泉花映檻自爭發
沙鳥背人時一鳴石瀨雲搖書幌動木蘭波擁釣絲輕
狂吟五夜魚龍駭枕畔如聞風雨聲

入郭有感

東風應識宦遊情剛入城門草不生歸袖尚含青嶂色
到家還說碧雲名朱樓翠館春先醉赤日金羈路未平

為語諸君一惆悵壯懷今夜舞雞聲

春雨

陰雲漠漠浮天際鳴雨垂垂度苑牆石燕沙鳩愁太劇
岸花汀柳濕何妨霏微仙闕鯨罝杳縹渺寒江舟楫長
春色紛披不知處祇疑烟浦對瀟湘

送范廷儀守廣州

長憶南泉范司寇把麾湖海更愁予攀崖拾蚌蠻方俗
度嶺穿梅使者車陶侃功名惟運甓羊公心事在懸魚

秋深瘴雨連衡岳鴻雁能傳萬里書

贈唐萬陽

仙郎卜築秦人洞作令來看海甸花但使桃源流赤水
何須句漏覓丹砂陸機草閣慙文賦賀老香祠近酒家
不道春筵逢白雪醉歌庭樹落烟霞

滕王閣晚眺

樓上烟霞迴浦照樓中簫鼓暮銜杯江光半隱漁燈亂
木葉驟鳴山雨來萬井兵戈餘野哭千家帶礪倚荒臺

古今帝子俱銷歇俯仰風前空爾哀

謁文山祠

丞相名高宇宙垂螺江合有報恩祠運移諸葛身殲日
義盡睢陽力竭時戎馬中原空北泪松林異代尚南枝
彌天碧草傷春色楚賦招魂有所思

出塞曲贈申將軍

金闕星馳奏捷文玉闈昨夜羽書聞將軍不畫麒麟閣
沙漠誰空豺虎羣

參議戴南江先生鯨

字時鳴以進士知番禺縣有治行歷南京工刑二
曹出為江西按察僉事與勢家忤謫判鄧州歷官
福建左參議歸老于家先生持操廉白歷官三十
年惟餘薄田一頃居家以孝友名自先世伏臘祭
器俱為增修垂老好學日坐東白樓手一編不置
自成化以後郡志闕然未修先生因續為蒐補考
諸先輩所言述而不斷名曰四明志徵又從芝山

楊公所見高士宋弘之所輯四明雅集因增所未
備序而傳之又合為四明文獻錄俱有功學者先
生年八十七體尚健杖履所至里巷聚觀太守歲
行鄉飲酒禮必首請先生在賓筵幾三十年鄉論
謂涇泉陳公後先生一人而已所著閩廣集東白
樓稿俱藏于家

先生所續四明雅集郡守沈鳳峯先生序之曰少
參南江戴公號博洽平居亢潔不輕許與故其所

選甚精張大司馬曰吾友戴南江氏早謝塵鞅屏
居寡營慙日月之易邁懼文獻之失徵爰取郡中
諸文人學士所著篇什積歲月而詮次之先生於
里中先賢亦已勤矣而其詩絕不傳諸家所選僅
一二首又不稱意中深恨之近始從其家得所鈔
雅集一編至卷末已附錄先生遺草一卷俱雅健
可喜為其姪光選者所載他本俱無之即戴氏子
孫盡不知也余喜先生詩沒而幸傳故為詳記之

江上行贈費子二首

涼飈凜高秋君子戒行役結髮事弓弩應絃猛獸割萬里苦血戰論功每不戩綿蕞曾兩生天人二三策行當獻朝廷躍馬人辟易臨岐發浩歎金聲終一擲

明發不可攀謁帝承明廬秋隼快霄漢玉花立庭除忠義良耿耿物極理當舒走也先著鞭君才更何如

贈曾龍山大尹祈雨有應

吁嗟甬東郡頻來苦多事狼烽夕照紅水腥白骨漬村

毗苦軍需買刀輸老牷野屋聞哭聲苗青不堪蒔況復
旱魃凶百里苦若熾七月南風高原楚幾憔悴倉皇走
元黎何由祛菑祟真宰憐赤子罷征勤撫字跣足拜龍
湫精誠天挽視一雨清囂氛再雨蘇顛躡三雨江河流
山光渥青翠野老盡歡騰庶免填溝隧上足供需求次
得望委積感茲迴天誠盡屬曾侯賜奚為霖雨才牛刀
淹小試稽首陳山謠才薄未能繪笑彼暴戾人空追土

龍碑

春游

微風桃李夕是處
鬪春華湖海平三月
邊城活萬家土肥
秧得意日暖草能芽
須識東皇意歸來一徑斜

日出東山上相從
郭外游青青千頃麥泛泛一扁舟水
鳥窺魚倦山花倩蝶留到來無限意猶許續風流

哭壻呂舜臣

消息非虛訝斯人忽杳茫天低空洒淚江近只枯腸素
幔隨流水丹銘望故鄉爾家太荼毒何故問蒼蒼

應鐘之月偶得盆菊五色並植漫吟一首

郡齋無事日長生菊色空庭照眼明
遂見游蜂翻片片況聞小鳥立嚶嚶
思將正色常留世肯使幽人獨擅名
絕愛此花吟晚節霜黃露白更崢嶸

出內鄉城登白雲峯寺眺望

我公啜女洞泉名

峯高積翠白雲寒健翮初登怯羽翰象外風光蒙澗道
天邊星氣宿闌干峩公儻御應猶在啞女紅泉竟不還
待月招雲意未了長留丹地與人看

壽伯兄靜山先生二首

歸向山中三十春自矜骨相最嶙峋青雲歧路非關我
白鳥風光正戀人豈為後生瞻几杖須知吾道卷經綸
于今珍重他年事共羨孤標也絕塵

汎寒八月烟水平兩洲花發自分明主人開閣披圖見
高客過門載酒迎靜裏傳經心獨發雲邊積樹夢猶清
此時歌歎聞笙雀長對南山作舊盟

題畫

移家近住釣魚灣
楚水南邊白石灘
忽見桐風飄一葉
半崖秋氣落新寒

參議楊后江先生言

先生字惟仁年十六為諸生即開門授弟子經中進士以行人使于代王故好學聞先生名重因從受易且疏留使授代諸生經其高弟後多為名臣先生甫復命而代亂王出奔上再使往安代王得歸國遷禮科給事中時議崇興獻禮既定復有進

世宗之說即抗疏言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
明親親也不復躋于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
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
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宗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既
正祀世宗而復參以獻帝可乎若以獻帝為所自
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
無敬毅也諸所云云俱為不經陛下前既罪醫士
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禮卿

席書之議而今乃咈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
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
怒豈臣之情但義有不可即殞首闕下臣必不敢
奉詔未報凡三疏爭之會廷臣亦多諫者事得已
他如諫張璁不可為兵部侍郎諫璁萼不可典兩
都鄉試諫楊一清不可召還內閣因天變極陳六
科失職致用人行政顛倒已又獨為楊公廷和訟
冤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

外洩洩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用密謀誅之頃刻
間尋定大計以倫序迎立陛下此社稷之勲非止
開國佐命者也即使有罪尚當十世宥之今以姦
人之言既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
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誣為蜀黨聖明之
朝何意忽有此舉臣謂若編修葉桂章輩唯有自
憤無辜非縊則刎耳至言費宏石瑤之陰私曾無
左證豈小人之言必不可聽大臣之行必盡可疑耶

唯陛下裁察不以無藉曖昧之詞辱陷社稷重臣
為聖世大累書奏上大怒刑鞠于午門至折指終
不易詞謫判宿州以知溧陽三遷至吏部郎稍稍
起矣而忌者傾之再謫知廩陵州三遷至湖廣參
議又稍稍起矣而忌者復傾之竟落職歸先生所
在有治行溧陽夷陵皆為生立祠初在蜀傳恩詔
至有曰唯議禮諸臣不赦先生題詩驛亭志感讀
者灑淚次宿一驛夢有客縗衣相迎曰忠良亦來

此耶次日詢之即編修葉公桂章就逮自縊處蓋
先生前疏所云其人必感憤自殺者也年七十五
卒於家郡人稱其居曰忠諫里所著集行世

讀先生疏草忠憤之氣塞於兩間而其詩究秀明
麗幾近子房之貌余既錄詩十三首復採其佳句
曰月落明漁火風輕穩釣舟曰短竹生幽響高松
落午陰曰沙寒稀荻雁木落露松虬水漲鷗移渚
芹香燕獮泥曰孤舟虛白日雙鬢落青絲並足傳

也

言事被訊折指

貫索有明星湘累獨繫罔云何捐臂指率爾忤雷霆瘦
骨憑誰惜貞心只自銘浮雲欣不蔽杲日竟當庭

當陽得李六峯侍御書

歲久憶湘魚欣逢只尺書封緘急自啓顏色儼同居岐
路遙憐汝行藏獨愧余衡陽西峽近猶恨鴈來疎

雲樹牽離思經秋似更催洪都三載別楚館一書來南

嶽鳴騁馬西陵徒諫臺何時尊酒夜明月對君開

泊宜城

楚陌開新署東風媚遠遊山根懸細路石髮洗清流鸞
出寒雲谷龍吟古洞湫飄零千里客無計伴浮鷗

坐雨

瀟瀟窗外雨寂寂客中秋芹渚眠鷗起花泥宿燕啾地
偏誰載酒人遠獨登樓日落諸山暮能無動旅愁

玉莊驛

春仲一到此郊原入望遙沙浮山脈動溪曲漲痕高車
轂驅羸馬風塵闊敝袍乾坤嗟孟浪吾義更難逃

途中感知

物色饒三月郊原入望新馬迴紅雨路舟泛白雲津事
業憐知已江湖寄窟身二毛漸稀落遙憶故園春

漢川劉家驛

客路懸輕騎江雲闊國城直須憐去住未識理陰晴鶯
語逢春滑花香入夜清行踪慚物色無計結長纓

訪湖中呂上人

曉日問庚桑行行溪路長天高浮野色山靜落松涼坐草分鷗席登崖取蜜房有僧疑惠遠徙倚咏滄浪

行舟次朱雲岩

迢迢山嶂月寂寂雁汀秋百丈垂三老千峯送一舟魚龍驚出沒鳬獮競沈浮不是巫山路空餘楚客愁

棟塘詩為陳君

江南春信花爭發雙棟塘迴開獨遲流水小村飛白鶩

細香醴酒語黃鸝東陵遺事瓜三畝彭澤歸心菊一籬
寄傲君家更奇絕狎鷗深處綠陰堤

江夏驛

望江樓前西風顛寒雲江上窺無邊扁舟擬渡不得渡
急雪報乾猶未乾江梅紅見三春信野嶠青開一處天
莫嘆長途行脚險山深隨地有林泉

塞北感懷

秋風迢遞晉陽田遙望關河一鴈前西域未通元有地

北門深鎖足扶天江梅夜落聞霜角塞草春稀感暮烟
莫訝鐵衣寒到骨千金須記買龍泉

先侍御六峯先生

諱循義字時行鄴嗣高祖也以所居草堂面六峯
學者因稱六峯先生年十四為名諸生聞里中大
參劉君家有藏書多未行世者乃手刺造門欲借
其書劉君視先生風器非常因詭曰吾家書不傳
少年但能造觀當不惜先生如言每晨往裹糒及

暮而歸劉君因款先生午餐數月遂謝去劉君曰失禮少年奚遽輒讀耶先生謝曰已誦之矣劉君驚為叩諸書大義盡答如響因大相嘆服嘉靖二年中進士對策已定第一當事忌其言切直置三甲出為池州推官郡中有王氏豪為讐所告前司理喜擊大姓遂盡按王氏死數人所繫尚十餘人罪俱重其後郡太守司理以前吏能鋤豪且恐冒受贓遂不覆案然其罪固有疑先生知其冤狀乃

喟然曰為吏自避嫌此其宿行不信耳且治獄惟論罪重輕非謂陶朱公子日可殺也即召兩家集庭下好謂曰王氏固非無罪然其家破有死者罪已足償今理官為兩家釋其怨各拭拭自新如何時告家訟久亦悔盡感泣先生即手書札子數千言立決遣十餘人傳書論報郡中歌之曰李公來晚使寬不遣李公旦來圜扉夜開司李三年凡攝旁郡二攝旁大縣三皆有績名入為御史首上議

郊社禮疏奉命督倉陳便宜十餘事俱定為法又奏
濬通惠河省輓費歲以萬計上以故知先生先生
素有威重在臺諸權貴盡側目人呼所館曰李御
史衡術嘗以事繩中貴人益恨之思得陷先生會
出按江右乃潛遣人乘夜焚先生船失印及精微
批文具疏請罪上既知先生名即命更鐫御史印
趣巡方竟無罪先生念上恩益厲氣所過百城震
竦豫有豪曰趙公子本尚書家兒劫人妻某御史

女為姦創其夫亡匿父宅俱不可得先生至並遣人破戶出之治以法行部至高安其鄉吏部郎况氏宅近學宮日稍侵宮旁畝地為其家園先生至展廟諸生數百人具牒訟之先生行視立判諸生詞尾千言即斃况氏垣反其侵地况氏終身不得與薦紳齒前後所論薦豫章人才如熊浹歐陽鐸鄒守益詹泮諸公俱後為名臣天下所重時夏公言首當軸新治第欲徙第旁十餘家益大其宅乃

私書屬任其事先生不可由是與夏公有郤時嚴
相嵩方齠齦夏公聞之喜即遣人口約使論夏公
啟邊釁罪當從中下之先生曰不幸見忤當軸然
其復封疆議正某不敢毀大臣以媚大臣使者還
報嵩意慙即出公守衡州奏治復最會以病告歸
卒於家得年五十六先生無他嗜好獨喜積書遇
典籍善本雖家有此編重副必得聞人工詩善書
法遠購極千里在長安時日命諸小史曰若齋素

一幅分乞某公某公詩索其自書若往上書即長跪面請使退則借手矣小史素畏公如約長安諸君戲相語曰行行且止避蘭臺小史畏面索書也所著鄭溪集行世

當世宗朝夏公持國秉最幸已而嚴嵩進一時廷臣不左袒夏則右袒嚴耳或曰夏公固賢者嗟夫身為國諫臣持正議難惑以非即賢相國且不附況肯比大姦耶是可為人臣法矣

過釣臺有懷嚴先生

懷古平生說釣臺片帆過此暫徘徊山青七里公猶在
雲白千年我復來友道直須輕萬乘客星應不讓三台
可憐文叔英雄網觸手先遺天下才

書陳氏孝感卷

夜來新得銅官志殘蠟收光對雪看三子有心廬墓哭
六年無語問家安野塘龜聽長驚蟄獨樹花開不避寒
起望晴江天未曙欲馳封事向朝端

奉挽張敬亭先生

白髮中丞謝病歸法星黯已向南微精靈復作山河氣
遺事猶爭星日輝憲寺不傳開府節蒼宮長護敬亭扉
我來再拜先生墓肅肅寒風自拂衣

送丁某之官粵幕

曉日都門送遠行秋風滿眼喚愁生東藩雄衛應無敵
後府參軍舊有聲歸鳥沙頭衝雨滑放舟江上受風輕
羅浮荔子紅千樹一顆分甘萬里情

同鄭沙村使君過阿育王寺

鄧峯幽處青蓮刹寶樹珠林護紫霞刺史從容詢土俗
老僧顛倒著袈裟山龍遶鉢歸深井埜鹿聞經卧落花
尚有前朝碑版在摩抄只愛宋諸家

阿育王寺次高瓦屋使君作

逍遙幸得及秋晴靄靄遙瞻五舍精雲卧澗聲蕭閣冷
月明山影客衣清佛珠炯炯諸天集楚鼓殷殷下界迎
我復來朝塵市去誰能此地不忘情

宿張鍊師卧雲居

為識荊州過括蒼更從世外宿雲房疎簾捲雨諸天近
高樹生風六月涼為喜新蟬招客遠獨憐老鶴倚人長
羽衣盡有翛然致坐論霞篇到夕陽

題森森亭

先人遺墓在城東二里至大父櫟軒先生附
葬四世古柏鬱然墓傍丙舍題曰森森亭其
柱聯曰匝地虬龍盤墓道百年豺獺在人心

為續成一詩

草亭郭外鬱森森華表遙瞻門世深匝地虬龍盤墓道
百年豺獺在人心堦前自映蒼苔色葉底頻傳好鳥音
却憶沛中提劍日太平祖臘到于今

墓為吳元年造

歸田後作

六峯盡日對開扉仍掃先生舊石磯仕路十年嫌馬瘦
歸田百畝喜牛肥常來鷗鷺非爭席自種芙蓉可製衣
稍待秋登新穀好草堂從此有光輝

自題耕讀堂

吾家世授有遺經五畝東田東帶耕盤谷新秋香稻熟
墨莊深夜短檠明門迴綠水懷先澤坐仰高山得自名
祖訓須知裁苦木人生勤業豈無成自註曰先君手植
棟于門曰此苦木

也吾以
示子孫

薛馬湖治

號曲泉嘉靖辛卯舉于鄉歛官馬湖府同知公生
平博古尤留心于經學所著五經發揮七十卷雜

著八卷曲泉集十二卷在南中與楊升菴先生相
倡和記所歷山川土物有杜陵風槩余僅從薛氏
家乘錄此一卷詩其餘著述苦索不可得洵足嘆
也

登鎮南關昭德臺頒交趾勅印

山設重重險關門閣道開皇恩隨地到使節自天來遠
眺窮蠻域高登儼鳳臺至今銅柱下猶有伏波才

龍州江見瘴

圖經隨處問往往見清川不入風波路安知瘴癘天有
雲山作雨無火夜生烟村酒能祛毒徐斟萬壑前

夜抵汎村登舟

火滿黃昏路山間不計程人從絕徼至舟趁順流行客
日從今短歸心自此輕萬峯雲外迥何處是梧城

曉發北流觀獨秀峯

清曉天邊色竒峯一點寒獨尋西粵秀乍向北流看高
使嵐常避青疑露不乾莫教呼片石霄漢儘容干

曉行之馮祥

高旌拂秋露遙出嶺雲西不辨山中樹來聽雨後谿峯
端知地迥木末見天低毒瘴蠻方路行行轉自迷

答楊用修太史

幽棲官閣靜鐘鼓動江濱風雨初長夜乾坤未老身思
君千念起作客二毛新賦草煩常寄才華擬洛神

過羅徊村

抱病入層巒王臣敢避難毒風吹鬢白危路見心丹渴

赴蠻溪飲飢從裸寨餐來朝仍裏藥天際去身單
深入普夕覓山來

秋氣入山清肩輿鳥道行去程難計里過地不知名雲
到衣裳濕烟銷竹樹輕夕陽青似染復見萬峯迎

蕉園對月寄用修

萬里懷歸客三年薄宦情漳雲秋樹白烟月夜溪清愁
益羈人瘦嘶聽倦鳥驚寒暄八行字先達錦官城

謝家坪廠中除夕

時苦大水難徙役夫多死者

車蓋駐村墟臣心鹿豕知一年終此夕萬里對諸夷雨
雪人銷後杯盤吏散時愁如燈下影行處不曾離

王令至得張仲玉光祿見寄詩懷之

輕舉王喬兩片鳬碧雲此日下蒼梧故人不見藍田玉
新句還傳滄海珠露重草痕秋點點風高樹杪暑猶蘘
安知于役關南客萬里懷君踏綠蕪

過馮祥最高山思蒼梧

秋風萬里動南荒夢裏蒼梧若故鄉深入高厓當虎穴

下看徑路遠羊腸樹枝半熟無名果花氣徐來有異香
獨喜此身嘗險熟不愁妻霧洒衣裳

紀行

漠漠天南烽燧清三千幕府教精兵猿啼忽下新秋淚
虎嘯頻聞白日聲深樹夾山通使路重嵐入戶濕行旌
浮生踪跡浮名裏滿目風塵損宦情

曉坐太平寺絕頂山房答楊用修太史

危峯八月曉來天山日高升尚黯然鳥識樹頭安似夜

嵐過檐底重于烟頻思舊契人形夢忽得新詩意在篇
薄宦苦為王事役不知秋色到君邊

自蘭州寨入嚮堡

伐棘鉏茅徑始開客衣輕露洒珠來雲中細入仙人境
天際遙看白帝臺樹果垂垂秋色老山猿攘攘暮聲哀
行窮浮世難行路故國滄洲未得回

江行即事八韻

銅標猶未覩水道指關南有地皆垂蔓無林不是樹秋

波千里縠曉氣萬重嵐去處將風採行囊盡藥擔猿啼
山下櫂蛇挂樹邊菴許國寧辭苦思親欲進甘客悰迷
徼路歸夢趁江潭一卷離騷晚掀簾頌再三

月夜過漁埠口

霜風吹鬢急王程野水寒宵度月明不及蘆中老漁父
扁舟長篷傍江城

止山寨

地無五穀與桑麻欲覓人烟未有家夜半月明山鬼嘯

風吹竹戶滅燈花

山行聞鳥鳴哥哥仔細

秋山晚上露華清有鳥雙雙深樹鳴不是爲人愁路險

肯教仔細向高行

羿村

日午行旌過羿村羿蠻稽首引兒孫不知何處多喬木
指點雲頭是劍門

雨後山行

雨後山程困僕夫即晉晚日送啼鳥隔溪欲就人家宿
狸子然芻引去途



甬上耆舊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角上者舊詩卷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錦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十二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大理寺卿蔡公錫

字廷宇永樂中舉于鄉在太學仁宗詔擇國子生有
學行者吳信等六十人命翰林院嚴試之拔其尤者
二十人充近侍官公與焉授兵科給事中彈奏不避
權貴中朝憚之出知泉州府性勤于吏事剷剔宿弊

日為民樹長畫修起學舍均徭役奏除洛陽中山大橋三戍公私便之尤善摘伏郡中盜賊無跡時洛陽橋壞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重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公來守郡適同姓遂議修之然橋本跨海無所施工公患之乃自為文檄海神募能費往者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公但飲我善酒我能費檄往遂益飲大醉卧于岸上放患若出沒海中遂持檄還上判一醋字公意曰是期我八月廿一日也即以

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郡人為立祠配享端
明遷山東副使參贊宣府軍務以功晉順天府丞再
遷大理寺卿湖廣大饑公奉勅往撫設法賑卹所全
活數萬家俱肖公像祀之尋乞骸骨歸蕭然圖書無
長物至不給餧粥有草堂在小白河干去城五十里
公欣然日吟嘯其中晏如也所著鄧山稿

重修洛陽橋事後傳奇家併屬之蔡端明人不知有
四明蔡公也幸張大司馬一正之周櫟園再正之

即事

驅石重看駕海成天吳蹠浪不須驚夜來新月山頭落
有客醉從橋上行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陸康僖公瑜

字廷玉號省菴年十四為名諸生弱冠中進士授刑
曹奉命出錄兩淮江南北十七郡獄叅錯訊鞠務得
平所釋繫囚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千餘人歷遷郎
中以才望擢為山東布政使齊魯大饑民相聚闢取

富人粟監司坐強刦當死公曰民苦饑攘粟以免道
殣耳奚更殺之改從搶奪例俱得免死英廟初復辟
李文達公賢時為上言公才及刑部尚書闕朝議數
擬以進俱不許遂徵拜公及陞謝上語左右曰國家
持刑得人矣公先在刑曹于格律輕重盡若披掌凡
有大獄諸曹不能決先質于公公曰某年某所獄類
此可比擬曹吏發故牒視之不少差時門達治錦衣
獄用法酷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謀反事下達燬煉

具獄會廷議公獨言其冤達怒語侵公公曰瑜所執者祖宗法耳奈何枉人至族耶達奏公庇反者上不聽為赦斌妻子未幾達敗言者俱欲置之死李文達以質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是其罪然眡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曹欽夜為亂公被執已知為公遂釋不害或執欽佃人數千俱為逆黨公以欽謀逆倉卒諸佃相去各數百里豈得與謀盡釋之上素重公名凡游上苑出獵俱召公從行禮遇甚渥

憲廟初年公歷九載乞致仕上曰國家方倚任老成
卿安得去每遇小疾上遣御醫往視中使臨問賜飲
饌相望疾少間特免公朝參復六年堅乞骸骨歸老
上特賜寶鈔治行進公階榮祿大夫公初在曹年少
有重名故以郎擢長外藩以外藩特召為尚書俱異
數也方官主事時郎中仲閔為之長仲君心知公大
器每舉太祖太宗朝法比沿革告公且曰陸君他日
必大用此國家舊典當先盡心故公于律例條格無

不精晰既入掌邦憲每舉仲君所言教其屬吏見諸
曹賢者禮之若賓友其用法酷者輒嚴責之務使持
平乃已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凡會鞫強斷衆莫敢
抗公徐發一言執理定罪深不覺自訛前後在刑曹
十八年尚書十五年倚任既久遂為國家名法臣第
一公家在鑑湖晚年鶴髮曳杖逍遙十洲間為詩弔
賀季真里居復十七年卒年八十一謚康僖其族人
世有顯者

賀監祠

春水微茫春草新廟亭花發鳥聲頻黃冠一曲瞻遺像
明月三洲仰昔人故宅已憐為傳舍敝廬猶喜托芳隣
年來幸遂歸湖願為向先生一薦贊

遊雲門

雲門杳杳白雲間石磴重重不可攀河影倒流回北斗
朝光初動見南山一匡起霸遺封在四載分州此地還
乘興遠來登絕頂望中三島隔塵寰

副都御史陳公濂

字德清宋文介公未之後也少有才以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善斷獄一如宿吏有鎮海戍卒故無賴誣衛指揮以下數十輩不法事同獄者又代為偽帖以證之所連繫甚衆以屬公治公盡得其情坐告卒及為偽帖者法餘盡釋之以員外郎出為廣東按察僉事轉副使巡視海道海故多大盜倚風濤出沒復阻山其勢熾甚公身冒矢石出奇兵與戰值天雷電大作

公奮擊之賊迷潰自相殺所俘斬無算海南遂平遷
布政使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即撫其地時薦歲軍興
供億師旅間左蕭然公深加撫卹民藉得蘇已奉命
總督漕運兼撫鳳陽公治漕晝夜勤事嚴立法輸運
無後期淮故南北孔道諸豪家率俱大猾橫行公悉
裁以法又奏留守穆盛害人事盛竟坐罪淮人快之
以丁內艱去適河南缺巡撫上謂非公不可者詔起
復公上疏力辭謂臣母服尚有一年一月餘二日未

滿臣歷官嶺外母老不得迎養病不及醫死不及
殮今又不得終服不孝之罪負痛入地詞義哀切上
不許公始灑泣赴官未幾改巡撫畿內上又以漕運
事重再命公往卒于道公為人風儀秀整美鬚髯中
懷坦易不為蘄絕之行在嶺南最久政平事簡上下
安之詔賜祭葬錄其子藥為國子生

遊雪竇寺

青山面面削芙蓉尺尺猶疑千萬峯野草蓬春都是藥

碧潭和雨半藏龍池開錦鏡晴波濶路入珠林暖翠重
試采新茶尋澗水一雙玄鶴下高松

刑部侍郎鱗洲楊公茂元

字志仁生能視烈日久不眩六歲所讀書一過即誦
客或指銅爐使作破題應聲曰範金以為體然火以
為用及長策名俱高等授刑部曹善執法尚書林公
聰倚以為重凡事關會鞫俱使兼理人稱為掌三法
司同曹主事楊仕偉以事忤汪直誣坐受賄徵其贓

仕偉廉不能輸同曹斂手莫敢顧公獨為代輸且手署曰刑部主事楊茂元俸銀十兩直見之詫曰此人大好膽氣仕偉遂得白出慮江南囚多釋寃獄後曹錄其論奏為式由郎中遷湖廣副使弘治二年改山東適河決張秋公乃陳三事各一疏合上其一言天下事任專則功成官多則民擾今河決張秋事誠至急皇上既命都御史劉大夏來治復遣太監李興總兵平江伯陳銳同治之以張秋方掌地而三大臣羣

聚于此費用萬億此可寒心臣聞各官初至祭大河
之神天氣陰晦帛久不然及將焚忽結為人形面目
畢具萬人驚駭此神明特垂警戒乞朝廷將太監總
兵取回獨用大夏蓋大夏不妄費財不攜妻子不憚
勞苦若朝廷專其任重其權自可責以成功且水陰
象也欲消其變宜嚴宮禁重邊防近聞后戚家威權
太盛其假名號橫行河道間不可勝數乞稍裁抑況
運道未通外敵不知國家有十年之積恐生覬覦宜

嚴加隄備庶使地變可消後又陳治河諸策乞命廷
臣會議其二言近聞明旨訪求天下畫工赴京供奉
臣謂自皇上御極收用名賢罷傳奉之官塞寶石之
門絕四方貢獻出奇禽異獸于外時俱謂堯舜復生
今甫七八年而明詔及此使人得窺聖心所向此魏
徵所以獻十漸于太宗也乞皇上挽初心却小僻收
渙汗于既頒天下幸甚其三言山東連年旱澇相仍
差科繁重民至不能堪近又差都知監右監丞李全

前來鎮守加派供給將何所出況朝廷設官可謂極
備不知此鎮守復理何事乞皇上即將李全取回以
甦民困三事前後數千言后家憤甚興銳亦指疏中
焚帛數語斥為妖言詔遣錦衣百戶胡節檻繫如京
所至民遮路哭節馬至不前及陞見公挺身跪不伏
上大怒命繫錦衣獄而胡節獨入與諸中官泣白公
寃且具言遮道狀諸中官俱心動為之解上亦察其
忠謫同知長沙其後河治一如公所策論者謂公三

事疏與文懿講學聽政疏義相表裏而剴切過之若公可謂不負君父者也公在官數以疾乞身不許歷遷廣西叅政時逆瑾擅命使御史出查盤取賂人謂公若以千金饋御史可免禍公曰千金非盜官帑則下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而顯犯有名之律某誓死不為也瑾遂勒公致仕公以書寄子曰昔求之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即日買舟歸里瑾誅起遷副都御史撫貴州討平筈子坪諸苗再晉

南刑部侍郎卒于官公為人強介獨立見義輒赴毅
然不可回性孝友天至志成文懿所未行拓始祖及
五世祖墓地樹碑益田從第二人早孤以文懿所授
田分給之撫卹終其身值大父母父母諱辰必齋素
盡日往弔有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諸嘉
言行不能盡載所著有麟洲稿

題清風勁節圖

司空史公舊姓張少年便作青瑣郎公餘每為竹寫照

須臾素楮森琳瑯自言我畫宜速購他日欲求不屑就
前輩惟推夏仲昭時人只重楊廷秀我聞此語信未真
今見此圖良可人奇石稜層帶莓蘚孤標灑落超風塵
我生愛竹真成癖隙地無多亦移植皇天知我嗜好清
一官故向瀟湘謫瀟湘兩岸千萬竿開軒洗盞時時看
清風亦許夷齊合勁節不知天地寒公從何年索此幅
恍然坐我瀟湘側司空位重懶揮毫此畫尋常豈能得

禮部右侍郎豐白菴先生熙

字原禮少志趣非常嘗署讀書精舍壁曰立志當以
聖人為的讓第一等事于人即非夫也十六遭母喪
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太守姜公昂目之
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事同郡姚公鎔授毛鄭詩
舉于鄉己未廷對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
易置第二然上心重公特同賜狀元袍帶嘉寵之由
翰林編修遷侍講修孝宗實錄再遷右諭德時逆瑾
用事朝士多趨其門公獨不往瑾銜之出掌南院事

歸省適父沒喪之一如母既服除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時公望重中莫不傾心謂當握持鈞軸而忌者中沮久不調嘉靖改元進學士三年上主張璁之說欲考興獻帝舉朝爭之不得公乃與同里翰林王公相陸公𬬩等招舉朝大小諸臣二百餘人同跪文華門外哭諫聲聞大内上大怒命繫為首者八人于獄次日即拷訊所繫八人編伍俱以公為舉首杖殺翰林王公相等十九人公所戍鎮海衛上以公為

黨魁怒終不解前後廷臣論薦及請釋放者數十上
終不許公在戍惟杜門著書絕口不言時事凡十三
年竟卒于戍所先是彗星見文昌卒之日天鼓鳴浙
省榜眼石坊忽崩壞公性嚴重慎交意所不合即當
軸未嘗通刺其門少潛心六經尤精于禮文詞高雅
至金石之作更其所長所著一齋白菴二集

嘉靖三年諸臣諫大禮者二百二十餘人其謫戍者
八人以豐學士熙舉首杖殺者十九人以王翰林相

舉首大節俱出吾鄉然豐氏尤為世家自宋學士清
敏公稷以直諫名至洪武中國子司業寅初以諫觀
燈謫德化教諭靖難師入即日棄官歸子給事慶景
泰中以諫易儲繫獄歷官布政至學士即布政孫也
誠可為世家矣

游江心寺

榛檜破嵒幽蕭寺臨滄流宋皇愛行幸此地昔曾游階
草承金輦堤松維藻舟裁詩刻翠壁龍光滿淵丘彤雲

麗行在綵鳳翼宸游憑軒玩魚鳥命爵娛歌謳嗤彼越
勾踐局促懷國讐卧薪不出戶何以銷百憂

題大武山仙人跡

一山高出萬山顛絕頂相傳舊有仙朱草紫芝雲外地
碧桃紅杏洞中天石盤棋散留殘子藥竈丹成起斷烟
借問王喬真甲子尋常七日是千年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聞莊簡公淵

字靜中號石塘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弱冠為諸生

時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為之樹表屠公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所服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中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逆瑾擅國嘗折辱諸曹不以禮適部中失囚同舍郎俱詣瑾請罪蒲伏公獨無所謝瑾曰此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以是諸曹俱稱為聞夫子及瑾敗對簿尚不服公執筆數之曰瑾造偽符璽私蓄甲兵當大逆瑾遂語塞伏誅楊文襄公一清心重公改公吏部郎中值上計

有墨吏二人賂上所幸朱寧冀免斥尚書陸公完畏
寧意猶豫公執不可竟斥之歷南通政應天府尹故
事守備中官受民詞率下府屬治吏奉行惟恐後公
曰中貴人安得受民詞幕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此
非奉詔不可悉罷之嘉靖初張璁桂萼俱以南部郎
議大禮合上意召入京兩君從公請舟往公謝曰君
命召不俟駕安得舟行兩君為色沮尋改尹順天遷
太常卿上齋宿南郊適有譁者命太常奏治衆大恐

公入曰百執事俱在昏夜莫可主名乞寬之事得寢
進南兵部侍郎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後多為名將
再進南刑部尚書公知中官侵部權時受告密民間
顧以細事爭持牒控部乃諭諸曹曰官有常紀中官
固不得侵部即部亦不得侵有司自今有大事必由
通政司達部小者悉付有司庭中為肅然公視爰書
嘗至丙夜不寢家人以為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
吏深文入之吾思為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九廟災

公上疏自陳璁擬旨令致仕去上曰朕方用淵淵非
老非病奚使致仕卒留之由南吏部召為刑部尚書
從上意也刑部諸郎曹多暇時聚飲偃息不赴部公
至則以籍付門者使記諸郎入舍先後于是諸曹俱
折節勤事公為身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五
年晉吏部尚書公竊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居此官尚
可自效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為初夏公言方受眷公
數與抵牾及夏坐法而嚴嵩獨當軸益橫公遂乞身

去位卒于家得年八十四訃聞上輟朝三日贈少保
謚莊簡祭葬有加公天性儉素退食尚書署十年著
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
則飲水一杯自為郎位至太宰海內望其風節翕然
推重初遷南刑部時張璁已入閣屬公曰僕往在南
刑部嘗題詩郎舍公至願為我勒石樹之後堂公不
答後僚屬遞至俱為張致殷勤公從容曰此部尚書
堂也紀法在焉某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為

郎官勒石卒不許及遷吏部尚書一日問諸郎曰本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兩天官耶宰正百僚文恪近之矣時徐公階為侍郎以才名見重前尚書時頗嵒事故公言及之諸曹退相語謂公不讓三君子也至一時臺省俱推公憂君忠國可寄股肱為廷臣第一史官亦稱其凝重深沈毅然有守歷官四十年始終

一節有古大臣風而晚年未得盡其用天下猶惜焉

奉送贊樞白因夫赴留都

上林春苑賦初成且復銜恩向舊京錦旆光搖千嶂曉
牙檣影泛九河清風生幕府閒過野月滿營門細論兵
況是謝家森玉樹江東今羨舊簪纓

通政余南湖先生本

字子華號南湖少不治制舉文字常終日正席讀五
經及史傳諸家言以至天文地理鐘律象數諸書盡

能通其義解早思夜索若有神授之者里中諸生多執經其門人俱以余夫子稱之先生雖名高未嘗為有司所物色至年三十學使者楊旦試以僻事大異之謂余生當名冠天下是歲舉于鄉次年廷對擢第二授翰林編修時逆璫亂政史官職久廢無所事公慨然具疏請尚經學舉史職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遂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事難之乃出為副使督廣東學校先生至力以釐正士俗為已任振策

風勵性骯髒同官有作卑陬咷嘽狀避之若腐臭語有不合輒義形于色時面折不少容與巡按毛鳳積不平劾其不法數事毛亦肆詆誣未幾毛坐落職先生亦遂家居閉門益撰述數年前後所著有讀易備忘禮記拾遺春秋傳疑孝經刊誤周禮考誤家禮考異綱目備忘律呂新書解皇極釋義正蒙集解諸書嘉靖改元起督山東學政得士最盛遷南右通政先生于文牒事無大小一一訊辨務擇可否罷行之

曰此官所以遏讒說距殄行非若是即曠官也時先生名益重為通政二年卒于官年僅四十有八先生性篤孝友初娶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從兄弟早孤以父命撫之為置室且給之田家居食貧親族有急叩門輒傾橐中使持去或稱貸與之自為償生平負正氣遑厲常讀史見古人奇偉事意踊躍期必為之至奸臣傳輒拍几唾罵不釋口其臨義必赴于死生禍福得喪一不置于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灘

趨莫可牽掣然先生平生學識所得于師友甚多與
相死生少在倪畏菴先生之門盡傳其學侍御張公
昺介操絕俗先生時奉教在左右及張公垂歿張目
謂先生曰善努力方今人才肯自重者少若能樹立
一日即為國家扶正氣一日也先生以此益自勵初
為郡學生嘗詣文廟候有司諸生多相聚談箕踞中
惟兩生各正襟默坐先生異之因就問姓名一為聞
莊簡公淵一為中丞汪先生玉三人遂相定交及先

生執喪至哀聞公時就讀其廬與卧起具述其事晚
年復與張文定公邦奇中丞王先生應鵬友善王嘗
曰吾每有舉措意尚沈吟思子華之風即沛然矣在
南都一日過張文定公署適人傳汪中丞訃至先生
嗟悼流涕為追叙雷峰行事亹亹忽頭目暈眩體僵
喘啜啜漸絕張公扶其首哭呼不應竟卒于客座

題張仲明先生高齋

齋居何肅肅門掩秋風裏誰拂牀上塵為拜顏夫子

僉都御史汪公玉

字汝成世居大雷山下故號雷峰少沈毅重厚髫龀如成人年十六七讀五經諸儒家言潛思嘿發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人望之稱為龍駒鳳雛年二十一舉于鄉在太學時章楓山先生為祭酒羅整菴先生為司業深相器重召語必移時錄其文為學中諸生法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善執法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再攝辰沅兵備永順宣慰司故驍悍數侵

保靖地相控又以重賄納權貴多為其左右公獨力持之卒正其罪初永順以黃金器數百來獻尚未入公聞之立命捕其使使者輒去至是更使刺客伺公起居常岸然客望公手顫不能舉因歎曰汪公神人也竟不能害在沅再期力鉏奸祛弊漸無事乃起書院于明山之麓日聚諸生說經時御史周公廣以言事謫沅之竹寨驛丞公延登講席率諸生北面聽之已遷巡武昌黃州會逆濠反陷九江地與黃蘄接

壞吏民豕駭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公遽沿流入蘄宣
示大義立修城埤集兵為禦賊計時有粟萬餘石在
黃梅距賊僅一水俱謂胥虎牙間公使別將載入城
吏民為益定事平御史毛伯溫薦公才擢副使治郴
桂兵大盜王廷鑑為患公率兵搗其窯窟盡殲之不
以捷聞當事亦無白其功者以卓異再遷山東按察
使踰八月即擢僉都御史撫順天公見西北邊凋耗
已極俱坐將吏掊克使士氣日衰公至申明約束嚴

賞罰奏黜諸將中尤不法者二人邊境憚震壁壘為
一新公性儉常衣羊裘諸將或以貂裘進公亦不卻
至次春返之曰已藉禦寒矣然未嘗一日服也畿內
賊楊恭作亂公授參將郝通方略斬其首京軍後至
即冒為己功公亦勿之辨也竟以積瘁成疾乞骸骨
不許卒于官得年四十九公少才高氣剛岸然獨立
為學務造其實身或有過雖纖毫不自蔽議論人物
則必極其心術邪正見柔佞人疾之痛于仇敵與里

中太宰聞莊簡公淵張文定公邦奇余南湖先生本
相友善各勵名節時稱為甬上四君子復與王陽明
先生交至其論學意不能盡同陽明曲相辯折終不
答其自信若此所著書藏于家

薊州道中

劍旆南來寄一方北門鎖鑰愧非長山河雄壯真皇輔
人物蕭條非故鄉三島風烟連朔漠九州封域盛虞唐
已聞款塞尋常事賴有訏謨在廟廊

角上者舊詩卷十二